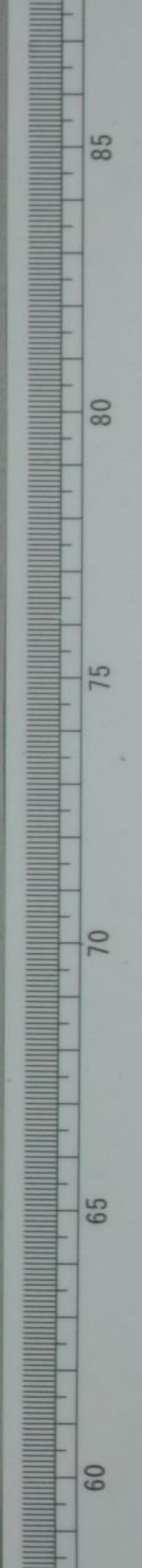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3



文庫11  
D256  
13

010190561211

48-11076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郡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

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郡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少

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二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

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

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妻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

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

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

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

或恐是丈夫爾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

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

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

索隱曰一作執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進之車輓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

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

奈何子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

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

母兄伯以逐其婦此嫂擬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秦當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屬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

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

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

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

謝其兄伯漢書咎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

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

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

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

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得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

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

二十四年刊

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

河魁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富有金玉寶

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

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

曰漢書張敖與朱邑書曰陳平須魏信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

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

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

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索隱曰謹謹也音權又音

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

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

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

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

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

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

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

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

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

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如淳曰猶無廉恥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  
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  
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  
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  
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  
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馬餒以草  
具如淳云藁草鹿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  
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  
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  
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

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

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

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

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

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

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

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

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

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

及而舉兵攻之是趨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

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

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

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

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

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

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

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

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維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

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

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

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

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

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入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

妙跡善故藏隱不使為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  
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  
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  
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  
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列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  
矣闕氏婦女有姪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



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畧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浦陰也上其城望

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

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二萬餘戶間

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

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

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

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

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

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

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

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

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類之夫

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

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

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

聞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類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

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

因奏事喪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序

高祖二十四年刊 東漢書卷六十六

七

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頹謨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

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

起豐以廢將別守豐上栗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陳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

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

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

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

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

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

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

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

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

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

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

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

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

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

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

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

相

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向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

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

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

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三年審食其免相

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二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二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

侯留川王反辟陽近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

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

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

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

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

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

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

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

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

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

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衛青之子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船露髀

間行歸漢

委質麾下

滎陽計全

平城圍解

推陵讓勃

哀多益寡

應變合權

克定宗社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

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

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薄

為生業也韋昭云此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

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材官引彊

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

高祖之為沛公

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

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

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

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

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續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各長司力卷之三

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是

然則戶牖之為東縉音昏是屬  
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曼也  
以往至粟取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粟屬而部也

擊秦軍阿下破之  
索隱曰謂東阿之下  
追至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  
定陶襲取宛胸  
正義曰宛胸二

得單父今夜襲取臨濟攻張  
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

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關

封先至城下為多  
文穎曰勃七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  
後章邯破殺項

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  
索隱曰謂初起沛也  
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

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  
索隱曰漢書云襄贛令費音肥縣屬屬東海徐廣又云沛音分所見本

以今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賴陽緱氏絕河津  
正義曰賴陽在洛州緱氏在洛州

擊趙賁軍戶北  
索隱曰音音肥人姓名也戶即  
南宮南

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  
索隱曰或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二里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  
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

擊章平姚卬軍  
索隱曰卬音五郎反平下將  
西定汧  
正義曰汧音反

還下郿頻陽  
索隱曰地理志郿屬右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  
翳章邯廢

丘  
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大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以高祖二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

漢書二十四年刊

廢丘而亡亦據舊書之破西丞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擊

盜巴軍破之如淳曰攻上邽正義曰音圭東守峽關轉擊

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

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一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賴陰

侯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賜爵列侯剖符世世

勿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號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韓王信於代降下

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偏陽十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

字當作獲地理志云獲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晉山襄反按霍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擊胡騎破之武泉

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還降

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岩石破之應劭曰岩石或曰地名○正

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胡騎平城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勃遷為大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

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

萬曆二十四年刊

稀將宋最鴈門守國

索隱曰國守之名音胡困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邊

索隱

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

丞相箕肆將勳

徐廣曰箕一作奠勳

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音勳亦作博字並誤耳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

郡十一縣因復擊稀靈丘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

斬稀得稀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縮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名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徐

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其渾都縣

破縮軍上蘭

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

復擊破縮軍沮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追至長城

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今是

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

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

索隱曰最都凡也謂摠舉盡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

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二人別破軍二

下城二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

說士東鄉坐而責之

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

稚少文如此

如淳曰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為鈍稚音直追反勃

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

年置太尉官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祖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祖崩按孝惠六年

高祖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祖四年置太尉官未詳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祖崩



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  
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  
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  
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十斤  
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  
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  
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  
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  
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

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

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

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索隱曰簿即

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

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

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

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

遭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

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志者

與也遭者逢也謂太后頃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

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

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

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

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

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字駟案服虔曰條音條○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蓀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末侯

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鵠亭侯

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曰君後二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首柄

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

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

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

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答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二歲其兄絳侯勝

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

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

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

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漢書二十四年刊

索隱曰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

之事不聞君命居無荷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

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禮鄭眾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天

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試者車前橫木若右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

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

此直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

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

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

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

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二年吳楚反亞夫以中

尉為大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

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

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

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餒音亦通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大尉

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急請救大尉引兵東北走昌

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

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

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頰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

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

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

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

反走丹徒越人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

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兄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

平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於是諸將

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

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

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

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

曰始南皮章武侯贛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

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

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主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

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

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胾，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索隱曰：尚席，音李。轉反謂肉，音李。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甲楯。可以共并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明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以國都也。王若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

萬曆二十四年刊

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市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申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初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二年有罪國除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重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二年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村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但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曰而虛已不學古文所以不帶權變而動有違忤對制益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質厚敦篤 始擊碭東

赤圍尸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臧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伏德 列侯就弟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父子代辱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氏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孝文帝即位二  
 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  
 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也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  
 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素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二歲徙代  
 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  
 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  
 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

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

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

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

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

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

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

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索隱曰按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

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

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

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畧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

畧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地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騶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

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

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

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接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

康熙三十九年刊



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柝而後

下和之者稱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

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

又一名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

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

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袤之人。鄭玄云：奇袤。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袤音斜也。初見王賜

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

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

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臣將駟馬往。橫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

朝，上䟽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

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

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曰：著竹畧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

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表益

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表益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關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枝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

成雜字。故閣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

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表益

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表益及他

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

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

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

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王乃令勝詭皆自殺

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

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

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土伏斧質

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

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二十五年冬復

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張晏

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

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大故六月六日薨也孝

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

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

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

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

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

萬曆二十四年州

卷之八十八

四

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

索隱曰漢書作讓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

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直千

金

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孝王誠後世善保

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

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

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

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筆○索隱曰措

音進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迫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筆也謂為門扉所筆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

后亦私與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

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

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宋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候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

而王與任王

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

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

犴反者

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

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

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

孝景中六

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

所殺發覺

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

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

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

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

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一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今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謂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

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

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

梁郎其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其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

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廡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廡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

之立起坐冷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  
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闕天也  
索隱迷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寶嬰正議

袁盎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主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  
十二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子

索隱曰闕音過  
漢書無于字

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

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

舜

索隱曰姁音况利反兒姁  
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

索隱曰漢

書云大行令奏謚法  
曰聰明睿智曰獻

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

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  
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

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  
虎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



縱酒聽樂  
因以終

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

卒子頃王授代立

索隱曰漢書曰云授諡頃王音頃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壝垣為宮

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

馬內田音人椽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壝垣牆外之短垣也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

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漭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昔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紙或用狗以其紙血累左輪

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

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請中尉府簿中尉到都

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

之榮最長死

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

無後國除

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

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二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輿馬晚節齎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

索隱曰諡法好更故

舊曰 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

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

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

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

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

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紆

眼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及淮南

事後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

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

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

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王端以孝景前二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論法云能優其德曰十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

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

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始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

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

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為無益蘇林曰為無所也錄無所

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帝世家二十九

三

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

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市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

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

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

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

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勇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

### 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

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

漢法以治則室戶如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卑

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

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

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言及汗以姦利事彭祖

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一歲輒以罪去大者死

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惟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惟音角獨言惟謂酷惟也會音儻古外反謂

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儻以收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人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

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

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

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理云云

襪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誠信機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

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

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

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三百二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

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

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子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

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而曰

的的即釋名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

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姪女汗也漢律云見姪變不得侍祠姪音

頁台十六年刊

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

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乃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

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應邵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八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聞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

桂楊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

立服虔曰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案隱曰漢書齊蓋繆王蓋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

有罪欲誅距距以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

齊與同產女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

臣所忠等案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侍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膠東康王寄

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卑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

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鏃

鏃鏃音丁木反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濟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

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

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

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

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

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

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

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枕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枕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枕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

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

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

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輒歸舍

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

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枕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

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枕共分財物太

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枕枕怨王后太子漢

使者視憲王喪枕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

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

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

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

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  
 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傳  
 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  
 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  
 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  
 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于  
 商二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

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內史  
 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  
 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  
 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  
 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闕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禔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陛下幸察

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二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



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

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更關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

非其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索隱曰莊音翟也

御史大夫臣

湯

索隱曰張湯

太常臣充

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

索隱曰李息

太子少傅

臣安

索隱曰任安也

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

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

臣謹與甲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正義曰公孫賀

古者裂地立

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

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

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

皇子臣閔

徐廣曰一作關

臣且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各

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

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

民也

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

朕之不德海

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

最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 其更議

以列侯家之。二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鄭。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鄭，音齊後其子續。

陽之鄭，哀厲羣臣平津侯等。 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 而家

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

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本丁姬之子。 臣胥。索隱曰：廣陵王也。 為諸侯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

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春，周牲也。

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

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

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  
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  
衷有德也周公祭大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  
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  
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  
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  
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  
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此言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二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

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緣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

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衷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

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  
錄氏音支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

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與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自蠻之君靡不鄉

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童謠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

為列侯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闕臣曰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

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

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

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

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

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

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

林廣曰蕭何之女孫鄭侯壽成後為太常也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

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

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

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

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

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

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

制曰立皇子闕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

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

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闕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稀

受茲

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

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

朕承祖考維稽

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也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

德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八年無後錄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

索隱曰按匈奴

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索隱曰萌一作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卒千夫

蒼蒼云邊人云毗也

長二十有二君皆來

張晏曰時所獲二十二帥也

降旗奔師

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

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一軍非軍將蓋

狄酋帥有三十

董粥徙域

張晏曰匈奴徙東也

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

怨毋俾德

徐廣曰俾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斐○正義曰肥音符味反

毋乃廢備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

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

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

疆

徐廣曰一作疆疆案李奇曰保持也

二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

兢兢乃惠子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適近小人之事

法維則書

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闕國負海 旦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董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二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才

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闕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方黃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  
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  
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  
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  
國而害于君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  
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米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  
誠燕王以無作怨無犯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  
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  
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  
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  
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  
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  
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  
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  
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

金錢財幣直二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

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

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

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一子為南利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最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

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

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二十二城今地邑

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

三十一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

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

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  
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  
國除燕土境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  
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  
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二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  
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  
從俗以怨望也無儼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  
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微者言非習禮義  
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  
立即日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

**地怨**曰生子不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

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  
武帝崩昭帝初立日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

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

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且皆且早封在外實  
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曰疑怨  
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  
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

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  
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

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

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  
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  
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

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  
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

曆二十四年刊

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  
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  
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  
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  
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  
爾雅素隱曰爾近也雅正也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  
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素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  
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初富於春秋未  
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

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  
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  
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  
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  
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  
燕王旦不改過悔止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  
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  
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  
芷漸之滌中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度之滌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

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

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曰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

表在每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正義曰

度郡廣陵故城今在幽州

蘇州府儒學  
教授朱端校

三世家第三十終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 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二索隱云二人

教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

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

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

二十三年奉勅升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

未興道教已說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

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與法乖流理居列

傳之首也

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

無謂夫奔義激世豈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

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

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

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二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

詩今十五篇又書經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一

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二十篇乃刪以三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今爾  
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故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  
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

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

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

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  
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  
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  
行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

南十里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

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

○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  
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大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箕山在潁水之陽其上蓋有許

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

其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  
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

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諸  
鞅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

不食周粟而餓死音觀鞅音逸謂元逸詩之文則下采薇之詩是也

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

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  
伯夷傳至吳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

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云伯仲又其長少之字  
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是也應劭云蓋伯夷之國若姓墨胎氏  
○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二日丙寅括地志云  
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一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  
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丁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微厥也爾雅云薇檠也○正義曰陸

振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微厥也爾雅云薇檠也○正義曰陸

生食也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

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

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

索隱曰犧農虞夏敦

矣終及矣今逢此君 于嗟但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

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

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累行如此而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累行如此而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累行如此而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累行如此而

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

日殺不辜正義曰按賊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肝人之肉索隱曰暴戾謂兇

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索隱曰暴戾謂兇暴戾恣睢暴而惡戾也鄒誕

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贈人肝而鋪之暴而惡戾也鄒誕暴戾恣睢暴而惡戾也鄒誕

也惡之貌也○正義曰唯仰白日怒貌也言血虜兇暴恣戾恣性怒白月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皇覽曰

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

而終身逸樂富厚東世不絕索隱曰謂若魯相楚靈或擇地

而陷之索隱曰謂不仕立相君不飲盜泉泉是高山之頂窟跡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

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發憤或

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曰太史

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

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

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湯反儻未定子曰道不同不相為

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故

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

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孔安國曰所好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

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聖者乃彰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

伯夷讓德

萬曆二十九年刊

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陌等也輕謂夷齊

田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

騶尾而行者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

引賈子貪天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索隱曰賈

謂也作鵬鳥賦云然故貪夫狗財正義曰狗財迅反狗求也賈

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老

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牛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

正義曰大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狗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

成其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雲

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聖人作而萬物覩索隱曰

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

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

意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

相感者皆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

作史記使萬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二日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時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孔子何以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象禮統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繫谷對獸草木特牲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檢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彰索隱曰蒼蠅附翼附驢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翼

而名彰索隱曰蒼蠅附翼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

天正義曰趨舍言拾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間巷之人欲

祇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

曰韋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

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

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偃與叔牙足矣

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姬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

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百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管仲曰吾始困

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正義曰賈音古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

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  
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  
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  
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  
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  
莊仲山產敬仲  
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  
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世譜同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止。成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  
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

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  
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

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  
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  
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  
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

外祖父母。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  
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管子曰：四維者  
禮義廉耻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

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

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索隱曰：輕重  
謂錢也。管子

有輕重篇。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  
得失也。有耻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  
曰：謂

怒蕩舟歸而未  
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

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

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

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切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

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二歸反玷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

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相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各嬰平諡仲字父相子各弱

也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倬以節儉力

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

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脩

行義行畏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判秤量之可行即

行以此二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正義曰縲音力

追反縲黑索也繼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年親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

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

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拙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由方吾在縲繼中彼

方吾在縲繼中彼

不知我也。夫子既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柳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者，民間無有山高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善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機變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除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仲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

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仲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

口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

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子在世，已難與之為僕，諱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也。

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  
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衽

史析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老莊申韓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

正義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頰

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剖左腋而生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楚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設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

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枯○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主

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

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

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名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正義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曾之人然。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

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殆能邪？老子

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

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正義曰：抱朴子云：老

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善著道德經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疆其兩反為干偽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

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

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

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叟為牆，遂高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菹芟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

毛可糴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

萬曆二十四年刊

老子百篇列傳三

二

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

好專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

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

公與列王同時去平王二十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

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

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

子死之後百一十九年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

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

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

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宗

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二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

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宗子注索隱曰注子

管官之孫假索隱曰音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

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

索隱曰絀音黜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

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止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

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

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

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

括地志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

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

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

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作漁父盜跖胠篋正義

曰朕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朕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夏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邱訛音訾謂詆訾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

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此居畏累之山

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

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

剝剝儒墨。正義曰剝是妙反剝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

言洗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洗洋音汪羊又音光養又作癢○正義曰洋音翔已音紀。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

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淫傲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

文錦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

子亟去。索隱曰音疎猶急也。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

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

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故鄭之賤臣學術

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畫巨一篇號曰申子

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

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行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

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

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

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也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

老之非為人口吃

正義曰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

王

索隱曰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

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曰介甲也

今者所養非所用

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便及

刑衝禦侮一人也

所用非所養

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

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

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

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

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

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曰說音稅難音奴于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徵異類省小不同說難曰凡

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難

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

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曰橫

非吾敢有橫失詞能盡說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

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

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

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二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

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謂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

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曾高情

故遇三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積古善莫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

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

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外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

之節則是說者無心也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

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說以帝主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

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

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此之不可不知也夫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世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貴人有

過端而說者明言善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

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亡正義曰渥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則至之恩澤說不行而有

萬曆二十四年刊

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

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彼顯有所

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

為功而說者與知是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

能已者身危正義曰疆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疆故

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間音紀見反說彼大人之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

而賣我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論其

所憎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悅者但徑捷汎濫博文則

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

博聞廣言句也言序說廣陳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

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

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

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

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彼自知其計

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自勇其斷具

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問

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

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

**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决欲攻趙白起言諫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正義概古代反

**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

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之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

云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

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

君初不從則止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犬忠諫

安人與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辱**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中之事疑安民興化事在臣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需需若臣治台乃敢

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作得難作難○索隱曰

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得曠日彌久**

**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

**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

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百

**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

**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

正義曰汗音音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

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

萬曆二十四年刊

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當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

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故言龍之為虫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

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  
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  
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  
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  
賈千戶以為上卿韓  
非短之曰賈梁益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  
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  
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  
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礫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礫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

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

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

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

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各

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

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

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

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門

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

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

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

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勒兵申

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

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

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

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

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

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

不徇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

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

馬之左駟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

伯莊云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

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作卑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



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

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

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

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

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信子其後約亦信子之族也

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

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又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

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兵法說行兵揖讓有

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

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

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實賴宗戚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索吾盡觀之矣可以小

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

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

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

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

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

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

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尸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

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家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

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

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

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類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

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

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

以為奇竒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

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

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

索隱曰弟且也重射好射也

臣能

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正義曰射音石賈逐

而射賈千金

及臨質

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賈謂期非也

孫子曰今以君之

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

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

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

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

卷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則拳也劉氏云性總捲縮非也

救鬪者

不搏擻

索隱曰音搏或謂救鬪者當善搗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擻則其怒益熾矣按擻謂以手持擻刺人也

批亢擣

虛

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若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

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

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

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

於魏也

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舉釋趙而獎魏

田忌從之

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

索隱曰玉

勅按紀年梁惠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

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  
 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  
 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  
 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  
 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  
 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  
 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  
 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

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  
 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膿齊因  
 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  
 已者二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  
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  
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  
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  
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  
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  
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  
平之為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  
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

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

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

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

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

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

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墳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

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

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

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也

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也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即封

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曰田氏春秋作簡文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

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宿從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此子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

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

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

叔為相

索隱曰韓之公族

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

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

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

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

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

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

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

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  
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  
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  
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  
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  
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  
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姪悼王既  
葬太子立索隱曰肅上賊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  
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  
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  
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刑孫臆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戊戌年十二月十日

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

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

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

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

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

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

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後

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

疏建使建守城父

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項之

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

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

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大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

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

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

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

索隱曰奮揚城父司

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一子皆賢不

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

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

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

音火詬反索隱曰鄭氏作詬詬罵也音近

能成大

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

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

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

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

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

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

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

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員子

執矢嚮使者

索隱曰劉氏貫音考又古患反謂滿張弓

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

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

宋有華氏之亂

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

乃與太子建

俱奔於鄭鄭人仕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

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

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

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

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

曰其關在江西江

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

得脫追者止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

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

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曾執珪豈徒百金

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

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傲之子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

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

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

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

拔其鍾離居巢而歸

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黎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

梁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

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黎伯州黎之孫伯嚭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黎伯宗子伯州黎子曰郤宛宛子曰伯嚭嚭亦姓伯又別氏郤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嚭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

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名

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

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

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

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

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

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

賚反士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孫孫子常敗

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

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

擊王王走郢言云國名○索隱曰走音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

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

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

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蔡匿王已自為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信員

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

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

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

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

天定亦能勝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眾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大降其凶亦破於強暴之人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人此豈其無天

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

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

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地名在郟外

曰左傳作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

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

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郟封夫概於堂谿

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

○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

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音寒反又音婆

懼吳復大來乃去郟楚地名音若○當是時吳

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

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

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橋李乃文誤也五傳云

創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

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

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楸索隱曰又如字

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埭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郟人

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

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曾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

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索隱曰復皮逼反沮毀用

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  
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  
備此起禍不難且詬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  
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  
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  
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鏹錄千反  
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王  
乃反誅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  
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

吾墓槨可材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

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鱧鮓隨壽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鱧魚一名江

豚欲風則涌也

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

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浮

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吳人憐之為立祠於

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

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漸至晉會稽太守張晏曰因命曰胥山山在大

非注又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



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

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邊道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七里

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

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

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

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

周也正義曰紀鼻一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

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

諫曰正義曰二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

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優括地志

云故鄢城在潁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潁州

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

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

鄭鄭求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

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

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

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

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

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

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之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九宮。負楚惠

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也。葉公聞白公為亂

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

奔而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

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

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求殞反。道

乞食志豈嘗須更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

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數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員獨忍詬

志復寃毒

霸王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扶眼棄德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

七十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

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二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

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之過○正義音

僻

政專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

回也

於喭喭○正義曰喭音僻○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何晏曰言回屢幾於聖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

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善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

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屢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

內有此害也其於屢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寔而內

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而內

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

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

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

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

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

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

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

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

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記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

篇二見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

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思不念舊

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益趙文才之行事君不

與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

義曰觀丁兮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顏淵

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

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

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

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

知其不愚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學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

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

音尚書即作論疑釋

十卷及語駁虛二卷

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蚤死

索隱曰家語亦

云年二十九而

死

卷之二十四

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詞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

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

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

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

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

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

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三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安

國曰賦兵賦也仁道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

至大不可全名也包氏曰賑窮聞斯行諸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白尊子華怪之敢

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于路務作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下人也少孔

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且冠雄雞佩犍豚冠以雄雞佩以

犍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因門人

服委質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

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子

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

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止顧義者則亦殆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孔子曰片言可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

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

也

論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孔安國曰緼泉著也真

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

篠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

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子路為之

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

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眾音鼻言寬大清正眾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

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

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

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

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惺之邑宰蕢賸乃與孔惺作

亂索隱曰左傳蒯賸入孔惺家惺母伯姬劫惺於蒯疆與之盟而立蒯賸非惺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惺家遂

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

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

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

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

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

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

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

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

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

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

待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惡言不聞於孔子耳索隱曰左

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大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二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二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至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有更火之文

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口恆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

故弟為也孔安國曰言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二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

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

猶難施功喻難施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

之德猶不成也宰我為臨淄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淄故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此字子我田常宰我為陳恒所殺恐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

愈愈猶勝也

愈愈猶勝也

愈愈猶勝也

愈愈猶勝也

愈愈猶勝也

愈愈猶勝也



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

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五行而得之與人求之則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

窮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引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

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

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

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

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

一作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

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

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  
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  
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  
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  
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  
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  
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  
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  
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

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  
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  
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  
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  
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  
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  
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喜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

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

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

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

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大宰嚭用事願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

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微結亮反王肅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今兵攻之

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

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

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

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

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葬虛音墟葬音莫明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

五曰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

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

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

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

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

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至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

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

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

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

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

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

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

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

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

萬曆一十四年刊

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

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二戰不勝城門不守越

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

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

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好廢舉與

時轉貨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

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信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子游少孔

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

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與地

志云西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在泰山郡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

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

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

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也動曰親絢貌也此上一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

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

素子夏聞而解知以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

素喻禮故曰禮後乎我意可與言

詩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

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

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孔子既没子夏居

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

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

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

在汾州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

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

有卜商神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其子死

更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其子死

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

與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

八歲子張問于祿鄭玄曰于求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

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軻也言思念忠

在輿則若倚於車軻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

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  
在皆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  
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

欲其念慮常  
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  
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

及家必聞

馬融曰佞  
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

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  
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

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得不過  
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

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椳棖三尺  
朕數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

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  
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

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  
以威却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

怪意即  
此津也武城人

正義曰括地志  
云亦在兗州

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

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

包氏曰言  
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

吳國東南有澹臺湖  
即其遺迹所在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

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

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  
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

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  
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密不齊字子賤

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  
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

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可少孔子四十

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

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

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

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

巫馬期問其故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刀任力者勞任人者

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

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子思問耻孔

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穀耻也孔安國曰

在其朝食其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

曰四者行之難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

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

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孔子曰長可妻

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其子妻

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緡按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中尼弟子列傳 十四



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奭盪多力

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孔子弗荅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

不荅

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

故曰

國有道不廢

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

珪之玷

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

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哲克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

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于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

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

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

道歸於夫子之門

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音遙○正義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

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

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

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孔安國曰賣以作柳

孔子曰材不材

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

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

正義具俱反

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馭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馭音汗顏師古云馭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空

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正義曰漢書音自移反○

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

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

周武王封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

徐廣曰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

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二十歲子羔長不

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邸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孔子使

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

其志道深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讓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

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

有感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諸志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

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

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軻斯可謂之仁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訥也問君子子

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小憂不

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

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

五穀曰稼樹菜圃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稼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孔

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止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二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

亦不可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

近於禮遠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

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

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

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二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

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

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

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

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牛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

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孔子使之齊

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男

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第

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

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升曰釜請益曰與之

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

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

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

司敗官名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

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

夫人命之為孟子女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女子魯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曰黨禮同姓不施以

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

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哲又曰子循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二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云趙人莊

子云堅白之談也自子石已右二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

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

曰家語此例確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鄧單二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宜當此二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遽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歛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云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

中今在三十二人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堯音單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大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不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晉人○索隱三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

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家語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翼字子歛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歛文公初作邾翼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翼注所見各異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茂孔子斥之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中華書局影印

二十一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傳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